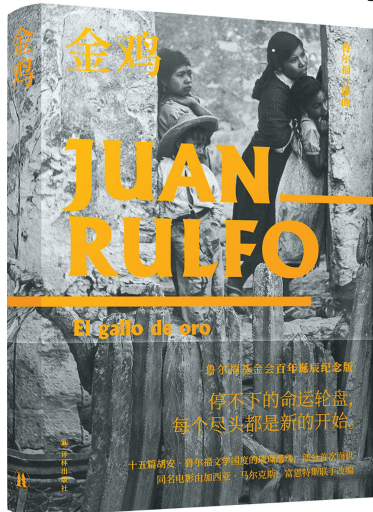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没有鲁尔福，或许就没有《百年孤独》



《金鸡》

## 鲁尔福三部曲中文版首次完整问世

“多年以后，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，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《百年孤独》的经典开篇，在过去、现在、将来之间自如切换，被后代众多作家争相模仿。这一令加西亚·马尔克斯蜚声文坛的名句，灵感来源于较《百年孤独》早十余年出版、墨西哥文学大师胡安·鲁尔福的作品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：“雷德里亚神父很多年后将会回忆起那个夜晚的情景。在那天夜里，硬邦邦的床使他难以入睡，迫使他走出家门。米盖尔·巴拉莫就是在那晚死去的。”

2021年伊始，“拉美新小说的先驱”、墨西哥国家文学奖得主胡安·鲁尔福的三部代表作品《燃烧的原野》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《金鸡》，由译林出版社首次完整推出中文版。胡安·鲁尔福被誉为“魔幻现实主义”小说流派的开山鼻祖，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·马尔克斯称其为“拉美文学王国中最早的国王”。著名作家、评论家桑塔格盛赞其小说“不仅是20世纪文学的杰作，也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。”2021年1月正值作家逝世35周年，“鲁尔福三部曲”于此时完整问世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和出版意义。

上世纪80年代起，鲁尔福的文学作品被很多西语学者和研究者争相译介；进入版权时代后，译林出版社竟得独家版权，系统译介并常年耕耘。2021年新版“鲁尔福三部曲”完整囊括了目前鲁尔福基金会授权的虚构作品：《燃烧的原野》是众多文学爱好者的心头挚爱，此前绝版多年；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曾被加西亚·马尔克斯倒背如流，各版本加印不断；《金鸡》是鲁尔福百年诞辰纪念版在中文世界的首度引进，收录15篇鲁尔福文学国度的璀璨遗珠。

这三部读者期待多年的重磅力作，由知名翻译家及学者从西班牙语直译，包括最早译介鲁尔福作品的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教授赵振江、南京大学教授屠孟超，以及知名青年译者张伟劫、金灿等。三部曲凝结了两代译者的智慧与心血，四十年的译介在鲁尔福作品中交汇与传承，完整传递着鲁尔福的文学魅力。书中附有加西亚·马尔克斯长文序言、作家自述、鲁尔福基金会献词等珍贵内容。丛书封面独家采用鲁尔福私人摄影，展现作家眼中广袤而迷人的墨西哥大地。



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

## 引领拉美“文学爆炸”潮流

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，以鲁尔福为代表的“先锋派”作家锐意创新，直接促成了60年代拉美文学的“爆炸”和空前繁荣。鲁尔福与奥克塔维奥·帕斯、卡洛斯·富恩特斯并称墨西哥文学二十世纪后半叶的“三驾马车”，虽然创作不多，但足以成为二十世纪拉美文学的奠基人之一。

1917年，鲁尔福出生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一个小镇。他做过会计、公务员、轮胎销售员，借着推销产品的机会走访墨西哥各地，在乡村中听老人们讲述最纯朴的故事。他的处女作刊发于自创杂志《美洲》，此后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，并于1953年以《燃烧的原野》为题结集出版。《燃烧的原野》以十七个故事讲述龟裂大地上的苦难与抗争、酷热与荒凉，成为墨西哥现代文学的开创性作品之一。

两年后，鲁尔福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问世。该书通过一段寻找亡父的故事，向读者展现了拉美这片人鬼莫辨的土地。小说不仅立意深刻，在艺术形式上也富有新意，迄今仍被认作“拉丁美洲文学的巅峰小说之一”。作家博尔赫斯盛赞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“是西班牙语文坛乃至世界文坛最好的小说之一”。

1956年，鲁尔福回到墨西哥首都写作商业电影脚本，此后不久《金鸡》完成。《金鸡》于1964年拍成电影，由加西亚·马尔克斯·富恩特斯联手改编。“鲁尔福三部曲”中的《金鸡》一书是鲁尔福基金会为纪念其百年诞辰而出版的最完善版本，包括《金鸡》、一封鲁尔福1947年写给爱人克拉拉的信、十二个短篇和一首诗作《秘方》，十五篇作品贯穿和渗透了鲁尔福的创作全过程。

1962年以后，鲁尔福几乎不再发表新作，他一直在墨西哥国立印第安研究所工作，直至1986年1月7日逝世。按照他的遗嘱，“葬礼要像我的一生那样简朴”。然而墨西哥文化界还是在国家艺术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。

“《百年孤独》的作者加西亚·马尔克斯曾深情回忆：‘我能够背诵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全书，且能倒背，不出大错，并且我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书的哪一页，没有一个人物的哪种特点我不熟悉。’”

## 是名副其实的“作家之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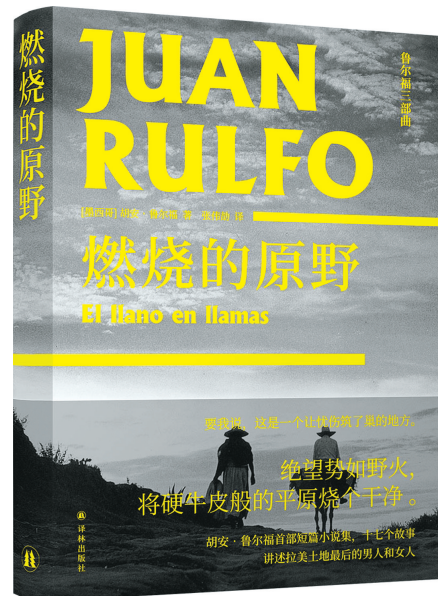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先行者，对后代作家影响深远的胡安·鲁尔福，一生只留下极其有限的作品，但却被众多作家奉为文学偶像：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、大江健三郎、勒克莱齐奥都热爱鲁尔福描写原野的笔触；余华、莫言、苏童都曾受到鲁尔福的深刻影响。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曾深情回忆：“我能够背诵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全书，且能倒背，不出大错，并且我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那本书的哪一页，没有一个人物的哪种特点我不熟悉。”并坦言从鲁尔福的作品中“找到了继续书写而需寻找的道路”。

“文学爆炸”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，大批作家开始大量阅读拉美文学，借鉴创作。作家阿乙风趣地说：“胡安·鲁尔福是非常多作家的源头。一块著名的坟头，香火不灭。”评论家、作家邱华栋表示，“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迄今仍旧被很多作家、评论家们认为是二十世纪拉丁美洲小说的巅峰之作，只有《百年孤独》等少数小说才可与之争锋。”苏童高度评价“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是一座文学高峰，只能仰视和默默攀爬”。余华在读完鲁尔福的作品后感叹：“胡安·鲁尔福在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和《燃烧的原野》的写作中，显示了写作永不结束的事实。”

鲁尔福作品不仅是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案头书，也是西班牙语学界研究的热点。中国知网上以鲁尔福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至今已逾千篇。《金鸡》译者赵振江在译序中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说：“像墨西哥作家胡安·鲁尔福的作品那样精练而又闪光的著述是少见的，它们唤起了崇高的敬意和普遍的好评。”

《燃烧的原野》译者、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副教授张伟劫多年研究西班牙语美洲文学，他在墨西哥访学期间寻访过“鲁尔福笔下的那块给晒得冒烟的荒野”，从而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：“胡安·鲁尔福把现实、迷梦与神话混合在一起，把墨西哥乡村的苦难变成了多声部的独白，变成了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对话，变成了诗，从而超越了那种已经落入俗套的现实主义，引领西班牙语美洲小说走向现代主义。”



《燃烧的原野》

## 诗意展现对“现代化”的反思

鲁尔福善于以诗意而细腻的笔调展现残酷、绝望、孤独的美洲大地，同时通过独白、对话、追叙、意识流、暗示和隐喻，使小说犹如一块块看起来互不相关，实际上却有着内在联系的画面镶嵌而成的画卷。在这片干燥、炙热的白土平原上，烈日将大地晒出沟壑。一座座被遗忘的破落小镇，青壮人口弃它而去，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妇女、小孩和老人，在孤独中等待老去和死亡。“在那个死气沉沉的地方，连狗都死光了，这寂静都没有狗叫声相伴了。人去了那里，待到习惯了那里的大风，就只能听到这在万物的孤独中包含着的寂静了。”在这里，生是死的开始，死是生的希望。对此，富恩特斯认为“胡安·鲁尔福反映的是我们土地上最后的男人和女人。”

将近百年过去，鲁尔福笔下的“卢维纳”并没有随着“现代化”消失，而是越来越多了。鲁尔福展现的，不仅仅是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的乡土世界，更是对“现代化”的反思，在满是尘土、热浪和孤绝的文字里，呈现从贫瘠土壤中盛放的原始、丰饶而顽强的生命力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 
实习生 李昊南